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主 编 | 艾华林

副主编 | 郭 园 王建成

学性”在新兴文化形态中的存续方式，为新时代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路径。

二、文学批评直面自身问题。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指出，2025 年文坛存在批评“不及物”与“虚热症”两大症结。与此同时，批评界也出现新的方法尝试，例如提出“人机协同批评”模式，认为人与智能体可通过论辩互动形成批评见解——但这也引发新的思考：在这样的新机制中，如何确保批评的客观性与文学性不因技术介入而流失？

三、作品批评更显价值温度。谢有顺在新著《文学的深意》中以“诚与善”为尺度展开批评，既肯定那些体现人格力量的写作，也指出不少作品精神格局萎缩、丧失向心灵发声的自觉。刘楚昕的获奖小说《泥潭》则受到好评，被认为以现象学方式规避历史认知的片面，推动读者走出阅读舒适区，成为跨界创作中的一个正面案例。

四、批评实践走向地域与群体关切。批评不再局限于理论推演，更注重与现实文学生态结合。例如第十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的“新批评作品奖”，颁给了一篇研究西部青年批评家成长困境的论文。该研究以调研与案例为基础，指陈西部文学批评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并提出改善路径，体现了批评介入具体文学生态的建设性价值。

五、民间批评对低俗创作的关注。在民间舆论场，也出现对创作乱象的尖锐批评。有观点指出，部分小说陷入拜金、低俗伦理等西化套路，为追求点击率放弃传统伦理底线。这类声音直指部分网络文学与通俗创作中的价值失范，成为对官方与学界批评的补充。

之所以在此梳理 2025 年的批评生态，一方面因为这一年确实堪称“批评之年”，另一方面，则是受近日一篇公众号文章的触发。该文批评唐小林“文学常识错误频出、语言粗鄙、攻击性强”，并直言“文坛不需要唐小林式的‘批评’”。作者的观点是否公允暂且不论，但它引我思考：如果唐小林所写难以归入“文学批评”，那么能否算作一种“批评文学”？

为避免误解，容我稍作说明。前面所作的铺垫，正是为了引出后面这个话题。我并非在此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希望认真辨析两个听起来相近、实则指向迥异的概念——“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前者我们耳熟能详，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评判；后者也并非新词，指的是以批评本身为题材、甚至为“主角”的书写。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二者虽共享“批评”二字，却常常各走其路，彼此难以对话。

如果你还是有点绕不清，那我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文学批评，像是给作品做“专业体检”：手拿放大镜，细看文本肌理，倾听情感脉搏，判断人物立不立得住、意象妙不妙、语言醇不醇。批评文学呢，更像举着喇叭点评“体检行业乱象”：一会儿说仪器花哨不实用，一会儿吐槽报告全是黑话——绕来绕去，就是不怎么关心“病人”（也就是作品本身）到底健不健康。说白了，一个聊的是“《百年孤独》怎么映照拉美历史”，另一个聊的是“现在的文学批评为啥没人看得懂”。方向不同，频道各异。

先说说文学批评。通常来讲，它该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型翻译官”，把作家的巧思用通俗又专业的话讲明白，让读者领会到妙处，让作家听到真话。可如今不少批评家，硬是把自己活成了“术语批发商”“人情吹捧手”。

打开一篇学术期刊上的评论，满眼都是“数据库叙事”“空间诗学”“后现代解构”，

下转 12 版

责任编辑 | 郭园 校对 | 卢路

画笔之外的深情抒怀

——序黄培祯先生《流光回溯》

■ 唐鸿南（海南）

黎族画家兼作家黄培祯先生，又要出书了，且是他第四部心血之作。今年初，他在黎族文学群里给大家说的，我打心里为他默默鼓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要我写序。那天晚上，我没有含糊地推辞了，本以为过了就过去了，再见到他时，他又谈及此事。我是晚辈，恭敬不如从命，答应了。

黄培祯先生退休之前，一直在保亭县文联主席岗位上明明白白地干着同文学艺术关联的公务，这个公职与他的文艺创作搭界，期间得过海南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称号，美术作品曾经多次入选全国少数民族画展及省级美展，亲自复刊并主编过《七仙岭文艺》文学内刊，以此阵地发现和推出了不少至今活跃在黎族文坛上的保亭本土作家。而今黄主席人退心不退，又办起仙岭雨林书画院，再任院长一职，首当其冲成为保亭文艺界的领头人物。因他对保亭文化乃至黎族文学艺术作出贡献，我们逢他便叫黄主席。这不是老王卖瓜，而是大家发自内心的敬重。

记不住是什么时候认识黄主席了，在海南黎族文化界，我最先得知他的画是画出了名的，他的画是山水国画，几十年孜孜不倦，每幅画作都是用心之作。每次看着他的画，总让我直呼他画里画外的那些情绪，黎山苗寨始终是他非要喊出来的那种创作冲动。

于画，我绝对外行，在此不再赘述。但黄主席的文字，我还是要说的。黄主席的新著《流光回溯》，由散文和散文诗集结而成。可见黄主席一手作画，一手作文，散文和散文诗，现代诗和旧体诗，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真的写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子来了。当代黎族文坛，能够如此操持艺术的多面手，实属少见，难能可贵。

黄主席的《流光回溯》，较之他作的画似乎更为沉稳内敛，但也自有国画色调的敏感性和想象力，无论是散文还是散文诗，只要纸张一旦铺开，文字中的风景，便自然而然地走了出来，给人留下明白晓畅、质朴本真的艺术感觉，文字所要抵达

之处，都如他在书中所言“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文化的交流”。所以说，黄主席的写作不是坐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他是以这种行走的韵脚，或快步前行，或缓步休憩，使得行走中的感知与体悟，坐落于文字的起承转合之间。

海南黎族作家文学的诞生与改革开放同步，经过黎族作家们不到五十年的接续努力，黎族作家队伍从无到有，从有到逐步形成自己的作家群体，作为黎族文学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者和亲历者，黄主席已是黎族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回报，得益于他的出生地保亭山水灵性的浸润，可以说他的创作是深得黎族文化根脉的灌注和滋养的，十多年前公开出版的《保亭黎族歌谣》千首集便是黄主席个人为抢救和保护黎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收获，为日后黎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文本。

然而在《流光回溯》这本书中，无论是辗转黎族山寨，还是远游异地他乡，“黎乡的每一处，都能见到人们踏着歌声，跳着欢快的竹竿舞，山坡田野回荡着他们的欢声笑语，展现出一幅生动的民族风情画卷”（《黎族竹竿舞》）。面向山海的交界处，他将笔锋转向“空气中弥漫着海风和鱼腥味的混合气息，让人感受到渔村生活的朴实与真实。”（散文《步游八门湾》），“我放慢脚步，仔细聆听这来自大自然的旋律，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慨。”（《水墨雨林寻诗魂》），“我们见证了自然的壮丽、文化的瑰宝、人性的光辉与坚韧。而这些美好的记忆与感悟，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间，成为我人生旅途中宝贵的财富。”（《异国风情 述醉芬芳》）。在黄主席的眼力和笔触中，看似随心所欲和漫无目的的行走笔记，却也留有落笔之处焕发着个体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这就是他行走中随手可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如果说黄主席的散文写作是叙

述性的抒情，那么他的散文诗写作则是抒情性的叙述，散文和散文诗文体之间的一字之别，他并未将之简单地混为一体，而以散文以面带点的书写特点，转化为散文诗以点带面的抒情功能，以诗性的内核为黎山黎人黎寨以及异国风情倾情吟唱，尽在民族记忆的描绘中呈现，他将目光投向黎乡大山深处的一景一人，一草一木，想象化与具象化的虚实切入，以小见大，相得益彰。“七仙化身石峰，彩云为其织就简裙，果树上满是动人的传说。”（《七仙岭下果含情》），“黎山的夜晚，是如此宁静而又神秘，让人不禁沉醉在这片梦幻的景色之中。”（《椰影摇梦落黎山》），“这些图腾，如同老母亲的皱纹一样，记录了岁月的痕迹和生命的历程。它们是老母亲与民族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是她身份和信仰的象征。”（《刺青之魂》）。在《流光回溯》中，诸如此类描写黎族生活场景的山岚流韵，早已深刻地投射到了黄主席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里去，“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融入作品之中，用笔墨描绘着家乡的风土人情，”（《寒门之子的艺海征途》），由此可以看出，黄主席的文字看似浅显的表象描摹，实则是究其抒情意境的隐喻和真情流露，使得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深情地匍匐生养自己的黎山大地放声抒怀，意在尽情地回望和记录黎族社会的过往与变迁，这种以内向外的诗意表达，其文字背后隐含的多重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蕴，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所要承载的分量。

黄主席一辈子人在诗书画界深耕修为，身在繁杂热闹的艺术行当之中慎独慎行，在“回首过去，我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承与发扬本族文化的使命……艺术不仅陶冶了我的性情，更成为了我一生的精神食粮。”如此铮铮誓言，写在了文字上，也落在了践行上，足见黄主席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歌者，可亲可敬的长者。我是这么认为的，他者不认，则另当别论。

是为序。

瞎掰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

■ 马忠（广东）

转眼间，2025 年即将过去。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一年的中国文坛，那大概就是一——“批评”。没错，就是“批评”。这一年里，批评的声音几乎无处不在，从理论探索到现实关怀，再到创作生态，方方面面都能听见它的回响。这些声

音，既在宏观上牵引着文学的走向，也在具体创作和评论现场激荡出不少思考的火花。具体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挺值得一说：

一、理论批评围绕“大文学观”展开探索。11 月在成都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活动”，聚焦“大

文学观”展开研讨。评论家们指出，当前文学讨论多集中于文体拓展与作者身份扩容，却相对忽略作品本应具备的时代气象；同时强调，“大文学观”需在拓宽文学边界的同时坚守审美品质，既要回应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学泛化现象，也要探索“文